

三維空間裏的象徵與儀式

在導論所勾畫的方法之基礎上，我們以提問聖禮是一種怎樣的普遍人類現象來開始，嘗試以完全外人的眼光來看聖禮。

沒多少人會否認聖禮是儀式 (rite)，有些人或許會否認它們是儀式化動作 (ritual)，但這也許較可能是因為在現代意識中，後一詞已據有超過其基本意思的負面含義 (見本章稍後)，儀式化動作的本意清楚地跟「儀式」相關。為了避免這些負面含義，一般來說，我將傾向於「儀式」這詞，但是當我使用「儀式化動作」時，是指它最初的與較近期的社會學意義，而不作價值判斷。

因此，儀式——包括聖禮——對人類來說是甚麼呢？它替人類做了甚麼？

聖禮在火星人前

我們這樣來開始，想像一羣觀察者，有超卓的智慧，也善於提出理論來解釋事物，但是觀察者對人類沒有直覺同理心 (instinctive empathy)，也沒有能力分曉人類對自己行為的理解，觀察者跟人類同樣有着基本的衝動，因此能理解對性和自保的動機，這可解釋我們在本能層次上所做的，觀察者也很有能力從這基礎建構理論來解釋行為，但是卻不分曉任何人類語言或

文化，不能跟人類有同理心，因此觀察者不能理解人類自己的解釋，聖禮或任何其他人類現象也或許顯然不能把自己的意義向這些觀察者揭示，我們可以想像觀察者是來自另一行星的理性存有，且說是火星。

練習 (也可以分組，每組討論一個標號項目)

在下述各項中，這些火星人能理解甚麼，不能理解甚麼呢？在以下各現象中，有甚麼你會描述為具有儀式的向度（如果有的話）？

1. 亞馬遜原住民在雨林中狩獵；
2. 在英格蘭鄉郊獵狐；
3. 人們搭乘地鐵上班；
4. 在麥當勞進餐；
5. 生日會上點燃蠟燭；
6. 聖餐；
7. 足球比賽；
8. 為嬰兒洗澡；
9. 洗禮。

在項目一中，火星星人會清楚理解亞馬遜原住民為食物而狩獵，但是會有其他面向不那麼容易解釋，也許是特殊的衣着，或是狩獵前後的舞蹈，這些我們便可稱為儀式；火星星人也許以類似的路線來詮釋獵狐，但是為了捕捉這少得可憐也不是要吃掉的食物，聯繫於不成比例的努力、色彩和華麗，將顯示面對

獵狐時我們是在處理一種儀式。（這當然是為何人們以宗教式的熱忱來維護獵狐，如果僅是控制狐狸數目的最佳方法的實務問題，沒有人會這麼操心。）

相同的考量也能適用於其他項目，火星星人或許能推論出上班跟得到食物和一個可愛的居住環境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推算出足球員是為了生計。可是幹嗎這麼多人聚在一起來觀看一系列重複地踢一個小圓物的動作，還要以重複的歌唱、搖旗吶喊和敲鑼打鼓來回應，這些大概對火星星人來說乃是奧祕（我們稍後將回到奧祕這概念）。要記住火星星人沒有「敬拜」等概念來詮釋如足球場上這般重複的舉動！

同樣，我們的火星星人也許能理解快餐，不管在火星上有沒有相當於麥當勞者！但是為甚麼某些進餐的場景會點燃蠟燭？聖餐時為甚麼食物這麼少呢？火星星人或許能認知到替嬰兒洗澡的衛生理由，可是為甚麼在洗禮時要有清洗的動作呢？水這麼少，只是足夠去洗嬰兒頭顱的一點點？

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假設——當 a) 一件事經常以同樣或類似的形態重複，和 b) 對火星星人來說是奧祕時，我們便把這些動作描述為儀式。即是說儀式是一個重複的動作，從人類的觀念處境中而非從實際需要取其意義，儀式是重複的人類行動，用以行出或表達人類觀念，因此我們只可以理解儀式，我們無法解釋它們。

聖禮作為基督教儀式

除了涉及重複的動作外，儀式一般但非必需由特殊的人來做，如神父 / 祭司或牧師，儀式也要在特別的地方進行，如廟宇、清真寺、教堂，還有舉行的特定時間，如周中、年間、月亮圓缺時或生命裏的特別時刻，所有這些特殊要求常常給應用到舉行聖禮的方式之上。雖然一件事要成為聖禮，上述各項中只有第一項通常被視為是必要的。

聖禮作為活現或表達基督教觀念的重複性基督教行動，便是基督教的儀式。我們將看到聖禮這詞起初是用來描述所有這些基督教行為：誦念主禱文和信經、在崇拜中讀經、持燭著往 / 進堂等等，本來均是「聖禮」，後來這詞的意思給縮窄至只是七個或僅是兩個這些動作，因此目前在大部分教會中，聖禮均是儀式，但並非所有儀式都是聖禮。

此外，在十八世紀啟蒙運動時，很多人開始認為一切都要由理性而非宗教或神聖命令來規管。「儀式」和相關詞「儀式化動作」便得了負面的意涵，指一些非理性的、原始的、黑暗的、不明的和或許邪僻的事情，因此我們常以一種負面方式來使用「儀式」、「儀式化動作」與「儀式化動作的」(ritualistic) 等語，來指在沒有清晰理由下不能自制地作出的行動，如避免踏在人行道的縫隙上。這時，那儀式不是因為表達共有的人類意義而做，而是由於一些個人理由或催迫。佛洛伊德等心理學家使我們意識到宗教和儀式這黑暗與不由自主的方面，還有其中要討好那非理性的、自和的及苛索的上帝之觀念。自路德開始，基督教的立場便認為這等身不由己的「善工」是不適當的，路德認為它們意味對上帝缺乏基本信心，同時亦是受了誤導的試圖，為要贏得上帝的愛，猶如這愛不是本已存在的。

正儀式與負儀式

所有宗教都牽涉儀式，因為全都在嘗試藉人的行動和人類社會來表達超越的意義，有些宗教有很多「正儀式」；但當某事被禁止時，我們也可稱之為是「負儀式」。因此猶太人和穆斯林不吃豬肉可被視為負儀式，而天主教及正教的崇拜可被看成充滿正儀式(燃香、聖圖像、跪下、鞠躬、著往 / 進堂等等)，至於更正教的敬拜則有更多負儀式(不做以上那些、守安息日)。人們對於不做甚麼，也能夠像認為甚麼是做對事情般執着和「儀式化動作地」對待。有人認為貴格會敬拜的樸實中有一種聖禮性質，就是全無(譯按：預設的) 詩歌、讀經、象徵與儀式，只是在空房中靜默。

在這理解上，非儀式化動作的敬拜便是在敬拜中做沒有嚴格規定或禁止的舉動，但是根據人們所願見的，或是按人們感到場合所適宜的而變化，並且是基於美學、實際、靈性或其他原由，也許亦是依從聖保羅的忠告：「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處。」(林前六 12)

討論

這種對正儀式和負儀式的理解有幫助嗎？

在你熟悉的教會中，能找到甚麼正儀式和負儀式呢？此外，甚麼事情並非由儀式化動作來決定的呢？

六種理解儀式的方式

此刻，就讓我們面對中心的問題：儀式的意義從何而來呢？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提出了一些因素，以下六個條目嘗試涵蓋那廣闊範疇的提議，而不打算一錘定音¹：

1. **神話** 各宗教述說故事時，神聖通常被移到一個神聖時刻，如創世或過去的黃金時代，或是一位理想的歷史人物之生平故事，像佛陀或基督。儀式重述這故事的方式，或許使人們自己的故事被以提升並聯接神聖時刻。儀式常常包含服從那被我們稱為傳統的過去，故事可以典型地描述眾神自己怎樣設立了這儀式，並命令人類延續它。
2. **魔術或對未來的效果** 儀式化動作除了跟過去相關外，也用以導致未來一個確實的效果，所渴望的效果常常在儀式中被模仿，如求雨舞也許藉仿效雨點落下的聲音與形態來引出雨水。有時在儀式中所使用的東西是有效的，譬如一位醫者也許採用了確實有療效的草藥；科技可以說是有效的魔術，因為它正確理解人類設計的技術怎樣在世間引發事情發生。因此每日三次服用二茶匙盤尼西林的儀式是治好某些病的有效魔術，所以對某些人類學家來說，儀式化動作是一種原始形式的科技。

1 涂爾幹 (Durkheim, 2001) 和道格拉絲 (Douglas, 2002, 2003) 以不同方式視聖俗區分於儀式化動作為根本，也是儀式化動作把個人歸進社會結構的基本方法；伊利亞德 (Eliade)、哈里森 (Harrison) 和胡格 (Hooke) 則強調神話的儀式向度；而馬林諾夫斯基 (Malinowski)、埃文斯-普里查德 (Evans-Pritchard)、列治 (Leach) 與柏爾辛斯 (Parsons) 專注儀式化動作的魔術或科技向度，即它作為跟物質環境生起關係的方法；負儀式化動作的說法亦被廣泛接受，這即是禁忌，總的來說這些理論是強調不同，而不是相反的觀點。

3. **社會身分和參與 / 排拒** 其他人類學家會強調儀式其社會果效而非自然的果效，在這裏，果效也可以是真實的。藉着一起做同樣的事情，人們可連結成社會；星期日的午餐和聖誕節的儀式把家庭維繫在一起，給予一個共有的身分；和平紀念日 (Remembrance Sunday) 以愛國忠誠來維繫國家。相反地，儀式亦或能定義誰並非所屬。拒絕向皇帝獻香之舉把早期基督徒定性為外人；在巴爾幹戰爭中，正教的塞爾維亞人和羅馬天主教的克羅地亞人把人們畫十字聖號的方式變成了生死攸關之事。吉赫 (René Girard) 認為儀式化動作是藉着創造和犧牲一個共同敵人來統一社會 (2001, 2005)。
4. **個人生平故事——加入與過渡** 儀式化動作可以標示脫離一個羣體並加入另一個羣體。典型的是青春期儀式標誌着離別母親掌控的家庭，進入成年男女的世界。這可能涉及創傷或磨煉，把心靈跟以前的柔情切斷，也 / 或灌輸新社羣才知曉的祕密知識。按立 / 封職最先是標誌進入社會的貴族階層，基督徒取而用之，作為加入教士羣體的標示。婚姻則在父權社會中標示新娘離開父家，進入夫家。
5. **平常** 很多儀式都應用生命中的基本事物，如清洗與潔淨、共同吃喝、死亡 (犧牲)、生或重生、性與生殖。人類最古老的兩個專業——祭司和娼妓，在很多文化中都是透過寺廟賣淫而緊密相連，雖然猶太教和基督教均唾棄使用實在的性作為跟眾神契合的方法 (但卻常常歡然應用它作為這種聯合的象徵)。婚禮顯然是為性而歡慶，而豐收節日則以較含蓄的方式來慶祝繁殖力。
6. **分別為聖或神聖** 最後，一個儀式也可以是獻祭 (「使之為聖」)，在其中，普通的事物或動物從人間的境界給轉移

至屬聖的境界。這通常涉及奉獻，人們放棄對祭物或祭牲的擁有權，隨而祝聖之，它 / 牠便給歸到聖的或神明的領域了，祭牲通常會給宰殺，生命之血分離出來歸到屬神之源，然後可能有神聖的共享，人們享用已分別為聖的食物，與眾神一起吃喝（見出二十四 3-11，經文在下一章引述）。但是其他獻祭是全燔祭，整個動物給焚燒並為神明所享用，而不留下甚麼給人類。這種儀式通常有贖罪含義，恢復人與神明之間的團契，因此跟因素三有關。

練習

各組從先前所列出的九個項目中挑選一個「儀式」，例如是獵狐或聖餐，探討這六個面向中有哪些或許能提供火星人所欠缺的理解。

三維空間的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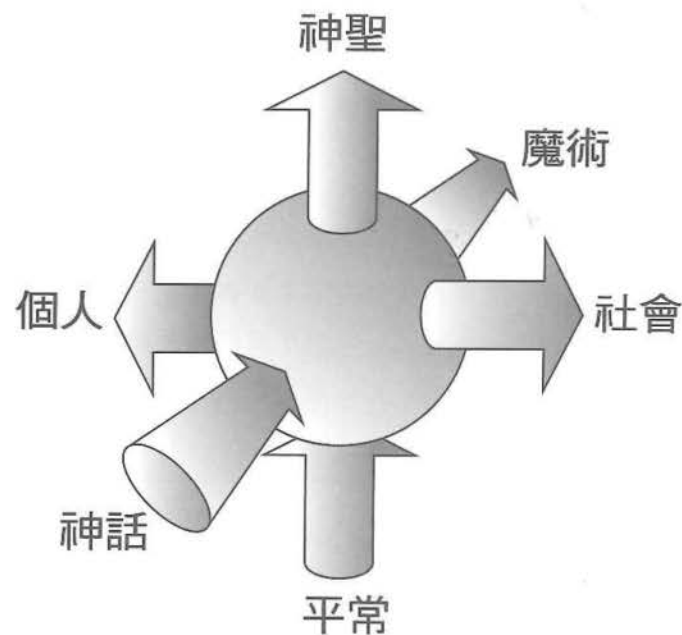
請注意，現在這六個儀式的面向可怎樣放在三個「維度」裏，從而呈現出某種人類空間，在其中的處境裏，人的儀式有人間意義（圖一）。在本書裏，我們將探索如何藉修改這空間來提供一個有助理解聖禮的結構，下面括號內的數字所指的是理解儀式的那六個面向。

- 儀式 (1) 選取一個關於過去的共同神話，但也跟參與者的未來目標與魔術性目的相關的儀式 (2)，我們以一條本該穿過紙頁的線來作象徵，線從我們後面的背景開始，走向我們前面將來的目的地。
- 儀式 (3) 幫助聯合社羣，在其中儀式 (4) 個人有其位置和

故事。我們以左方象徵個體的、個人的及玄祕，左手在很多文化裏都是用在私人需要；以右方象徵羣體公共秩序，我們以右手跟別人打招呼和締造社會關係。

- 儀式 (5) 使用充滿地土意義的平常事物來萌發儀式 (6) 一個屬神或神聖的真實，我們分別以下達於地和上行至天的箭頭來象徵。

為了使大家對圖一的理解更實在，讓我們來看看生日會上人所共知的「儀式」。



圖一：儀式的向度

- 生日在每年同一天一再慶祝，大家憶起壽星的過去，使之成為現實，也許大家會記起在其中歲月所發生的事，但是

也表達對壽星未來的希望。俄羅斯正教會生日歌〈上帝賜你豐盛年歲〉(God grant you many years)的情感，都含蓄地流露於每一次慶祝生日時。父母無疑希望派對能給孩子鼓勵將來的真實效應。

- 在個人的生命裏又一年了，慶祝顯示壽星的生命跟一個較大的家庭和朋友羣體是有關係的，各人因為生日而聚在一起，彼此連結。
- 蛋糕、蠟燭、遊戲和用餐是平常事情，但聯在一起，散發特殊能量，歡慶壽星生命的神聖。

討論

你能夠在喪禮上辨認出以上六個元素嗎？這包括其中的宗教儀節與人們其後「所做」的，能否辨認出它們是「儀式」的一部分？

也來思考一下，宣稱儀式聯合了平常與神聖、使我們成為個人、把我們連結進社羣、還賦予我們過去和將來，是否作了過度的宣稱呢？可不可以有一個完全世俗無儀式的社會呢？

延伸閱讀

- Tissa Balasuriya, 1995, *The Sense of the Sacramental*, London: SPCK.
- Joseph Campbell, 1968, *The Masks of God: Creative Mythology*, London: Souvenir; New York: Viking.
- Mary Douglas, 2002, *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Mary Douglas, 2003, *Natural Symbols*, London: Taylor & Francis.
- Emile Durkheim, trans. Carol Cosman, 2001,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Oxford: Oxford Paperbacks.
- Terry Eagleton, 1970, *The Body as Language*, London and Melbourne, Sheed and Ward.
- Mircea Eliade, 1968, *Myths, Dreams and Mysteries*, London: Collins.
- Mircea Eliade, 1968,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New York: Harcourt.
- Réné Girard, 2001, *I See Satan Fall Like Lightning*, London: Gracewing.
- Réné Girard, 2005,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London and New York: Continuum.
- Roger Grainger, 1974, *The Language of the Rite*, London: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 Graham Hughes, 2003, *Worship as Meaning: A Liturgical Theology for Late Moder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udolf Otto, 1968, *The Idea of the Ho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y Rappaport, 1999, *Ritual and Religion in the Making of Human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ss Thompson, 1990, *Holy Ground, the Spirituality of Matter*, London, SPCK.
- Victor Turner and Roger Abrahams, 1995,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Aldine.